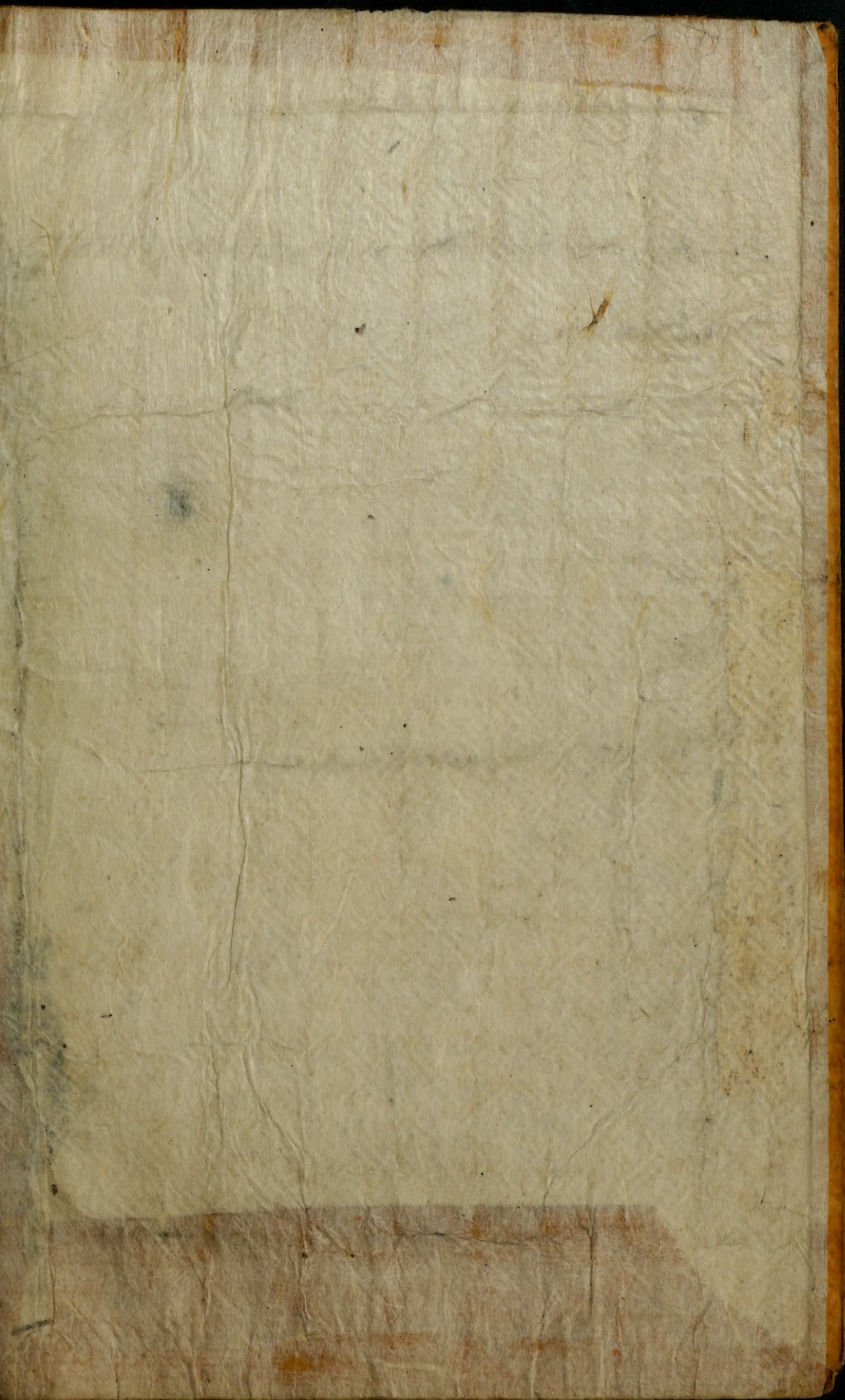


玉藻
明堂
喪服

禮記集說
第七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三

玉藻第十三

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諸制及行礼之容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註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纁裏前後邃延者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邃延在其上也龍衮畫龍於衮衣也祭祭宗廟也餘見礼器註馬氏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案之則深邃服飾於下陰也故有六冕衮則匝於上陽也故止於五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身衮冕一矣蓋袍昊天則大裘而加冕饗先王則服衮而已周官於袍昊天不言衮則用衮可知也記於龍衮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冕衮而其冕無旒不知何處

玄端冕而朝潮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註朝日春分之礼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疏曰知端當為冕者皮弁尊次則諸侯之朝服又其次玄端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

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者
陵方氏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有曰玄端何也蓋玄端者
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祭服衣玄衣而加
玄冠則為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
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听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
故也日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
南故听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
必曰門之外者亦猶迎賓之於郊歟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鄭氏曰天子廟及臨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
就其時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也听其
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疏曰牙太史云終月謂
終竟一月所听之事於一月中耳尋常則居燕寢也皇氏云
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
或然也○今按闔門左扉者左為陽陽為正以非月之正故
闔左而由右闔中陵方氏曰夫左陽為正右為陰也時出佐
陽而巳闔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且開明而
亦開暗而用者非之常也今於開明之時而用其左亦以
閏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為之位故曰立於其中

皮弁以日視朝逾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必牢朔月大牢五
飲上水漿酒醴醢移天

諸皮弁服天子常日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而餽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牙也日常日也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為上也下四者說見內則○疏曰餽尚奏牙即朝食奏牙可知○禮記曰陵方氏曰以礼朝之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餽朝之餘不別及造不敢辱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牙侑食正謂是矣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体以之奏牙而食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体之養日小牢朔月大牢則所以為豐儉之節且重朝故也前於朔言听此於朝言視何也听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炎為本上水則貴本故也以至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者亦此義也以水為上則飲為次矣以清為上則濁為次矣故以漿酒醴配為之序其名義已見內則解

卒食註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饗幾聲之上

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註

註玄端服說見內則玄者幽陰之色宴息向晦而服之於義為得也御饗侍御之正工也幾察也察亦辨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此以上皆天子之礼○禮記延平周氏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為而其所有為者言動而已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辨音之道每政通故御饗幾聲之上

下○禮記曰陵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喪礼自貶也

諸侯玄端冕以祭禕冕以朝皮弁以聽朝於大廟朝服以日視

朝於內朝義

註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裘也朝見天子也諸侯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大夫以上皆修袂三尺三寸○方氏曰天子听朝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听朝於大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外內朝在路門之內亦曰燕朝也註長乐刘氏曰天子听朝於明堂而頒其正朔于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饒羊告朔祭于大廟曰而听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朝辨色始入註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註義

註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礼然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听政而適路寢所以决可否之計叙服叙朝服也註慶源輔氏曰言始入不必早言視之不敢緩使人視大夫所以体羣臣也必如是故天下為一家君臣為一人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註深衣祭牢肉註朔月少牢五俎四

簋子卯稷食註嗣采羹夫人與君同庖註義

註三俎特豕魚腊也周人祭肺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餘也五俎加羊其腸胃也簋盛稷黍之器常食二簋月朔則四簋也子卯說見檀弓夫人不特殺故云并君同庖也註即陵方氏曰牛羊豕為大牢羊豕為小牢諸侯朔月小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日食特牲下又言祭牢肉止言牢而不言豕則不必具羊豕矣祭肺則明堂位所謂周人祭肺是矣溪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祭牢肉則以夕食非始殺故止於肉而不必肺也周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之餘此言日中并夕則燕食而曰祭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畧故也朔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俎以薦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產也故用陰數之耦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為食特以稻粱為上而稷為之次甬非不以菜為羹特以鷄犬為馾而菜為毛甬今食止以其次羹止以其韭則以疾日當自聚故也并君同庖并共牢而食同義○馬氏曰春秋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不學人舍學則飲食之約也宜矣上表礼朝莫哭不辟子卯又檀弓言子卯不此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去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祭

註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不殺羊謂諸侯之大夫也故謂祭祀及賓客燕饗之禮也祭禮有射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常也八月令之六月殺牲盛饌曰舉也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常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是乃仁術也庖蓋宰殺之所厨蓋烹飪之所也金華趙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亦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不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薦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

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矣

註衣布身著布衣也士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搢搢也君搢士之笏也閼謂門閼梁謂澤梁不租不收租稅也列當作列庶過之義周禮山吳掌其厲禁鄭云庶列守之是也凶年雖不收山澤之賦猶必庶列其非時采取者造新有製作也此皆為歲之凶故上之人節損以寬貸其下也也中陵方氏曰布衣所以致憂摺本所以自賤不租不賦所以寬民財司閼凶札則無閼門之征是也土功不與所以寬民力司徒荒政弛役是也閼以通陸梁以通川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賦九稅斂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賦而繼之以稅則稅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正取之

也欽則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悉稅者
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欽者取之事賦者取之法租者取
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
車而馬从之也王制閔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
然也蓋王制所言異代之禮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 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并體辨
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人定龜也史定墨者凡卜
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視其所折若从墨而折大
謂之兆从若裂其旁歧細出則謂之墨折亦謂之兆墨韻書
墨音問器破而未殄之名也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
吉凶也○疏曰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朱子曰占龜土兆大
橫木兆直金兆从右邪上火兆从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
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
吉大橫庚庚庚是豹地也庚庚然不是金兆也○馬氏
曰卜人定龜周禮所謂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
龜者是也史定墨周禮所謂夫史大祭祀并執事卜
是也君定體如曰休王其罔害詩曰休無咎言是也

君羔辟

虎犴

大夫齊車

鹿辟

豹犴

朝車

士齊車

鹿辟

豹犴

朝車

士齊車

周禮 辟者覆軾之皮犴緹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緹以帛
皮朝車亦謂大夫之朝車以下文兩言齊車故知上為君各

車也註山陰陸氏曰豹犢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
屨縵有不同焉君不言車凡車如之也大夫士言各車縵各

而已故車
問言朝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

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註向明而居順生氣而卧敬天威而变凡知礼者皆當如是
不但有位者也故以君子言

居恒當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
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变盖礼然也

温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與寢必常對之所以順
其常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

盛服而與所以敬其变若天子諸侯飲食起居之節未嘗
不順其常而特自貶損於年不順成者亦所以敬其变也

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襪進羞

工乃升歌

註盥洗手也沐稷以漸稷之水沍髮也饋梁以漸梁之水洗
面也櫛櫛白木梳也晞乾也象櫛象齒梳也髮濕則滑故用

木梳乾則澀故用象櫛也沐而飲酒曰襪者則簋豆之案也
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既克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

平之音皆為新沐
氣虛致其養也

浴用二巾上絺

下綌

出於下履削

快

席連讀為凍
力句反用湯

履蒲席衣

去聲

布晞身

乃履進飲

於

國於浴盤也履踐也削席削草之席也凍洗也履削席之上

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其体乃著履

而進飲也國金華應氏曰曰必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焉則所

以履其垢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也沐則先稷而

後梁其擲則先揮而後象浴之中則下用絺而上用絺其席

則先用劑而後用蒲大抵整治之初則先用絺而上用絺其席

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

養之功○延平周氏曰沐稷而醕梁所以別其踐身貴也既

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也既

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也既

將適公所

宿齋戒

居外寢沐

浴史進象笏

書思對命

系

國大夫之有史蓋掌文史之事耳非史官之比也思謂意所

思念欲告君之事對謂君若有問則對答之辭命謂君所命

令當奉行者此三者皆書之於笏故曰

書思對命皆謂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

既服習容觀

去聲

玉聲乃出

揖私朝輝如也

登車則有光

於

臣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規容貞只規也王拜仰王之拜也揖私朝其家臣揖而往朝于君也輝與光皆言德容不越之盛光則又盛於輝矣**臣**朱子曰既服必先進笏所以備忽忘也漢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規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礼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天子搢薦玼他頂**方正於天下也**矣

搢搢也玼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挺然無所詘故謂之玼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

諸侯荼舒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矣

荼茶者舒邊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邊諸侯之笏前詘者圓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子故殺其上也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矣**

詘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故笏之下角亦殺而圓示無所不讓也**臣**長乐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体無屈故玼必方正

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

前詘後詘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規其飾之以象氣亦前詘後直歟○仲陵方氏曰王之廷者為玼左傳袞冕黻裳是矣廷

故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播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屈地道也天子体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大夫進則詘於天子退則詘於諸侯故前詘後詘以示其無所不讓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矣

疏臣侍君之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別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當引而却雖坐於君親黨之下也一說黨屬於鄉而小故以為旁側之喻

登席不由前為躡席矣

疏曰失節而踐為躡席應以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又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降自北方者以受獻正禮復席未啐酒因以北方降也故註云由便也若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今按此說席之上下固為明白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為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維稍遠固可以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躡席矣

徒坐不盡席尺太

徒空也。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為徒坐。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矣

謂各豆去席尺謂中陵方氏曰待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
者並故也雖不退席猶須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於其黨
如此則於君可知矣登席不由前為躐席者席以前為正故
登之不由前曲礼言趨隅者以此躐躐也躐者之所逐無所
顧而踐焉故謂之躐先儒謂失節而躐為躐者以此夫趨席
之隅非不踐也特由前而登乃失節爾故曰為躐
席徒坐不盡席尺徒坐即曲礼所謂虛坐是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上辯遍嘗羞占飲而

侯太

諸客之以客禮待之也然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敢以客禮
 自居也先食而獨甘諸味亦示臣爲君食之禮也飯而俟
 者禮食未殮以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灑噎今君猶未殮
 故臣亦不敢殮而先嘗暑暑畢而啜飲以俟君殮臣乃敢
 殮也臣曰陵方曰於飯曰先於暑曰暑互言之耳食必先
 嘗臣子之職所當然也凡飲必先飯而後食故飲而俟君食

而後食也

若有嘗暑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上聲飲而俟君命之言暑近

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太

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暑暑故云若有暑者有此臣既不祭不暑則俟君食乃食也雖不暑暑亦先飲飲以利喉而俟君也暑近者但於近處食一暑也品猶偏也凡暑遠食必自近者始客身不客皆然故云凡也

君未覆手不敢殮孫君既食又飯上聲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

執飯去聲與醬乃出授從者去聲太

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指口之兩旁恐有穀粒汚著之也殮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殮以助飽烹故君未覆手則臣不敢殮明不敢先君而飽也既猶畢也君畢食則臣更飯殮也三飯并是殮謂三度殮也故曰飯殮者三飯也君食竟既徹飯臣乃自執已之飯并醬出授已之从者此食已所當得故也此非客禮故得以已饌授从者故公食大夫禮賓取梁并醬降奠於階西不以出也若非君臣但是降等者則徹之以授主人之相者故曲禮云徹飯各以授相者也
氏曰君未覆手不敢殮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効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殮者三飯也語有三飯之樂師非謂是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饒虛涉反

食而効侑禮之勤也食之不盡身不能禮之謹也公食大夫禮賓祭饌漿臣敬君之禮此言水漿不祭禮各有所施也

水漿非盛饌之比若祭之則為大係卑矣已太也係厭也謂大厭降卑微如有所畏迫也

食也雖効人食之使足而已不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身共食不飽同義飲食之有祭非特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水漿

祭之則失於自係卑矣係卑薄也不祭水漿特於嚴者設角於尊者則又不得不祭焉此於首言侑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

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反先典如也二爵

而言言聞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

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太

酒如禮度明肅之貞言言身聞聞同意氣和悅之貞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貞坐取屨跪而取屨也隱辟而后屨不

敢向人而著屨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屨跪右足而納左足之屨此納屨之儀也

以至取屨納屨之後則燕見於君一席之禮始終畧具矣蓋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階之森也於其間燕命

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其賜食賜爵之禮若今
之燕見而留之飲食也燕見侍食則非朝聘宴饗之正礼若
不必過於叩其令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庶耻之節焉其
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坐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
惠也飲至于三而亟退者酒易及乱而遂其驕則無已也飯
至于三而猶初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為無窮也詩曰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故聘射之礼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
過三古之定礼也若夫傳有四飯之文礼有劝飧之義其亦
不厭於
詳矣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斚於地
士側尊用禁矣

尊尚玄酒不忌古也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君尊之
也饗野人如蜡祭之飲是也礼不下庶人唯使之是於味而
已故一用酒也側旁側也謂設尊在賓主兩楹之間旁側夾
之故云側尊於禁見礼器疏曰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
礼云側尊一醜醴在服北註云無偶曰側并此側別也馬氏
曰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也
延平周氏曰玄酒所以貴其道也面尊所以專其恩也饗
野人皆酒者蓋野人之所知者恩而已也叩陵方氏曰設玄
酒之尊必在象尊之上礼運玄酒在室是矣面尊者尊面向
君也面尊則不面君面尊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

端也臣之側尊用於禁則君之面尊用豎可知矣

始冠去聲繼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註冠禮初加繼布冠諸侯以下通用存古故用之非時王之制也故既用即敝棄之可矣

立本也豈非以時故冠而即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繼布冠纓會綏綏諸侯之冠也玄冠

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其組纓士之齊冠也公

註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諸侯雖是繼布冠却用雜采之纓為纓纓為尊者飾耳非古制也魯冠魯纓時

所服者諸侯弁士皆玄冠但其纓則有丹組纁組之異朱色紅而明丹赤色也纁帛之蒼白艾色者一說文也

氏曰天子言纁諸侯言綏互相備爾組蓋綬屬以其纁纁相且故也然纁不可徒設設之於組又不可則設之於纁可知

夫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繼者反本復古也然玄則在平天之色繼則繼以地之色故以為天子諸侯隆殺之辨奇之冠

一以玄者以陰斷思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純皮既祥之冠也公

諸縞生綃也武冠卷也以縞為冠凶服也武則玄色吉也
以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用純吉故曰子姓之冠
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素熟綃也純冠兩邊及
卷下畔之緣也縞冠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
耳既祥之冠者祥祭後所服也方氏曰為祖之亡也故冠
縞以示其凶為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其吉冠上而武下為
祖而縞者尊尊於上也為父而玄者親親於下也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

此言縞冠素紕而綏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恥之耳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不齒即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居弄之者使之玄冠縞武亦
以恥辱之山陰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縞冠
素紕于為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相備而言
縞冠玄武在上謂其父親而先祖也子姓適孫也期而小祥孫
為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繼重之端焉縞
冠素紕練冠言緣祥冠言紕紕飾也祥而言飾亦言之法即
吉服皆言純惰游言士非罷民著美亦言士猶以士望之
慶源輔氏曰垂綏五寸惰游之象也玄冠縞武既非凶服又
非吉服故為不齒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矣

冠禮服之冠則險著乃合其武有儀飾故也若燕居之冠則冠弁武相連以非行禮之時故率畧少威儀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故云自天子下達凡綏所以致其飾故有事乃綏無事則否也冠曰陵方氏曰君子動而有為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畧而質居冠屬武以靜而無事故畧而質也有事然後綏者蓋綏所以為冠之飾無事則去飾故也其其弁上文

五十不散上送親沒不髦矣

冠喪禮啓殯以後要經之麻散垂髮畢乃紒此言五十始衰不散麻以送葬也髦象幼時翦髮為髦之形父母在則用之故親沒則去此飾詳見內則

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帛方氏曰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綏也玄冠之綏不宜用紫色為其非正色也後世用之則自魯桓公始延平周氏曰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也親沒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大帛不綏所以異於吉也

朝玄端夕深衣矣

前章言夕深衣祭牢肉者因君之礼也此言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也

深衣三祛_五縫_平齊倍要_平祛當旁袂可以回肘_六

祛袖口也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度三其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祛各者裳之下畔要為裳之上畔

縫各倍要者謂縫下畔之度一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七尺二寸也祛裳交接之處也在身之兩旁故云祛當旁袂袖之

連衣者也上下之度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緣祛廣_去寸半_六

長中者長衣中衣也身深衣制同而各異者著於內則曰中衣蓋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於外則曰長衣以素為

純緣者也雜記云練冠長衣以筮註云深衣之緣以素者也若凶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衣繼揜尺者幅廣二尺二寸

以半幅繼續袂口而揜覆一尺也袷曲領也其度則二寸此度方氏曰長中身深衣六同而小異繼揜尺者繼袂而揜

覆一尺也此所以異於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辨則奇合則耦故二寸緣寸半者三五之分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_六

外服是布則不可用帛為中衣以裏之謂不相稱也冕服是絲衣皮弁服朝服玄端服是麻衣皆十五升布凡裏各如

其服延平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
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欲其有絰一之德也

士不衣去聲織志無君者不貳采矣

漆絳而織之為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無君去

位之臣也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疏曰大夫士去國三

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玄端玄裳

衣正色去聲裳間去聲色非列采不余公門振上聲絰去聲不余公門表去聲表

不余公門襲去聲表不余公門矣

正色者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赤青克土黃故綠色

青黃為東方之間色火赤克金白故紅色赤白為南方之間

色金白克木青故碧色青白為西方之間色水黑故驪黃之色黃黑為

紫色赤黑為北方之間色土黃克水黑故驪黃之色黃黑為

中央之間色也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

是襲服振讀為珍禪也禪則見体表上必有裼衣表表是無

裼衣而表在外也襲表謂掩其襲衣而不露裼衣也表身襲

皆為不敬故此四者皆不可以入公門也

延平周氏曰衣

正色所以導道故用之裳間色所以功故用之蓋天地五

方之色為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為間若木勝土為綠故詩以

綠衣黃裳而刺妾之上僭者也○中陵方氏曰正服則文采

備焉故謂之列絰絰也暑時言之表襲也寒時言之絰絰固

為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其褻也表裘固為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然則絺綌非不可入公門也

以之振則不可裘非不可入公門也

為袍

為絺

為綌

為絺

為綌

不入公門固所宜矣襲裘與曾子襲裘而弔所言同不入公門則惡其似凶故也振曲禮論語皆作袷

續為繻縕為袍

為絺

為綌

為絺

為綌

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絺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縕

朝服之以縕也

自季康子始也

矣

註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始用生絹而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凡古禮之亡皆由於喪

孔子曰朝服而朝

卒朝然後服之

矣

註听勇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端素裳而听朝則皮弁故卒听朝之礼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

矣

矣

矣

註曰字承上文亦孔子之言也禮乐刑政未合於先王之道則亦不宜克盛其衣服

鄭氏曰謂若衛文公者

也

也

也

也

也

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礼不盛服不克礼所以行道也故国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言也以承上文言止

唯君有黼裘以誓苜息井反大裘非古也

君國君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旧讀者為稱方氏叔為省耕省歛之義今公之大裘黑羔裘也天子郊服謂國君固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歛今而僭服大裘則不可也但言非古則僭礼之失自見

君衣去声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爵衣狐

白

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皮為裘也君衣此裘則以素錦為衣加其上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詳見曲礼虎裘者居右狼裘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狐之白者少故惟君得衣之士賤不得衣也長斥陳氏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齊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以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規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礼子思田文以狐白肱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夫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盖亦不敢以賤服貴歟○仲蔑方氏曰有裘為裘者必以衣為裘焉裼之則所

謂表也夫狐之為物善疑而可戒以之為裘則有戒心存焉
所用雖不同其為戒則一也若錦衣以楊之則燕居之狐裘
也燕居必戒者安不忘危也虎屬西方為右故右以虎裘且
右為有力狼雖善搏不若虎之猛故在左而己狐白以狐腋
為之非狐白則士亦得服

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楊之

謂大夫士也狐青裘狐之青毛皮為裘
也豹裘豹皮為袖 綃衣玄色之綃為衣也

麕裘青豸褰玄綃衣以楊之

麕鹿子也豸胡地
野犬絞蒼黃之色

羔裘豹飾緇衣以楊之狐裘黃衣以楊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飾謂袖也論語緇衣羔裘黃衣狐裘鄭氏曰凡楊衣象
裘色延平周氏曰裘用狐青所以象其仁裘用豹所以象
其義玄綃衣所以象其道內衣狐青裘而外加玄綃衣有顯
道神德行之意麕裘青豸與此同麕能愛而其色白豸善守
而其色青麕裘所以象其義而能愛豸裘所以象其仁而善
守絞蒼黃之色蒼所以象天道黃所以象地道羔裘所以象

其礼豹飾所以象其義縞衣所以象其道之幽黃衣者坤道在上六之時息民之祭一歲之終也羔之色黑而衣用縞狐之色黃而衣用黃者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犬羊之裘不裼而文飾也不裼矣

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其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

裘之裼也見現義也下則襲上不畫飾也君在則裼上畫飾也下

此言裼襲之異宜見義謂裼衣上雖加他服猶必開露以見示裼衣之義用裘襲裘唯小斂後則然畫飾者盡其文飾之道以為敬弔主於哀故敬不在義君在則當以畫飾為敬也

服之襲也克義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上無事則裼下不敢克也下

克義猶云得義其義也尸尊無所不敬故襲執玉之礼有裼時有襲時執龜為享礼庭宗則裼以上則襲此特主襲而言耳非謂執玉龜無裼之礼也無事謂執玉執龜之礼已竟也無事則裼亦謂在君之所非君所則否不敢克者以見義為敬也○疏曰凡敬有二体以質為敬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以文為敬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質畧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延平周氏曰裼者畫飾故其義見於外襲者不畫飾故其義克於內臣之於君則不

敢克其美故以文為貴以文為貴故君在則謁無事則饗用
表為尸執國定則不敢見其美不敢見其美故以質為貴故
饗所謂玉非執贊與庭宗也蓋執贊者
有籍則謁而為庭宗者執璧琮則謁

笏天子以球王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如字文竹士竹本衆可也

國球義玉也文飾也陸氏音須為班而疏引庾氏說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應氏曰爾雅魚

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

國山陰陸氏曰竹有節而已或制之事也大夫則又有文焉言笏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為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脫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

事免問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太

陳氏曰笏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搢祭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

已所謂見於天子無脫笏者此也射以規德則祀固在所隆小功則祀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

說之○方氏曰大廟之內惟君當事則脫笏所以遠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小功之喪非哀殺矣事不可不

記也故不說笏及當事而免之時則不可以不脫凡在廟搢笏必盥手者為將執事也及有執事於朝則亦不再盥為其

已盥故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集用笏造七反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七笏畢用

也因飾焉六

註因事而有所指畫用手則失容故用笏也造受命詣君所而受命也畢用者每事皆用之也因飾焉謂因而文飾之以為上下之等級也註金華應氏曰酒以琬為新器以滌為敬手以盥為潔故祭尊爵者盥不止於一笏之為用尤重而執於朝亦不再盥者以其端潔之有素也始而進見則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其造見受命則文退而書之心思恍惚之間對揚造次之頃謹敬君命慮有齊忘而進退終始皆假笏以書之是不謂之畢用手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五其殺反六分而去上一六

註中房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然天子諸侯則以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止房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其大夫士又以中殺至下亦房二寸半故惟中間房三寸也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是魚尾綦首言之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五

註此辟字讀如前章縞冠素紕之紕錄也天子以素為帶素熟絹也用朱為裏終竟也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

謂而下缺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

謂大夫之素帶則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

士練帶率律下辟

謂練繪也士以練為帶簞用之而纆緝其兩邊故謂之紳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以錦為帶示文也弟子用生絹示質也○鄭氏曰居士道藝處士也長樂陳氏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下辟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下辟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身縞者陰之休華者文之成天子休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休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休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休陰而已故飾以縞下文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縞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綵而已無刺

功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子將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疏曰并並也謂天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

之方氏曰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度也長各于帶者言組之垂適身紳

各也紳之長制上三尺者自要而下為袷也士如此亦舉卑

以見尊也有司發便於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將之言言人

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今為三寸而紳居二故長三尺

也韠蔽膝也結即組也紳韠

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

大夫大帶四寸五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緹辟皮二寸再繚

四寸

四寸度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為辟綠也朱綠者上以朱

下以綠玄華者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帶之辟則內外

皆緹是謂緹帶大夫以上帶皆皮四寸士練帶惟皮二寸而

再繚要一匝則亦是四寸矣一說大帶者正服之帶雜帶者

雜服

之帶

九帶有率律無箴功矣

九帶當率縵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起則擁之矣

肆讀為肆餘也詩伐其餘肆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斂而持於手若事迫而不容不走者則擁抱之於懷也

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韞園負殺色介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

夫前方後挫佐角士前後正韞下廣去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矣

韞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言玄端服之韞若皮弁服則皆素韞也凡韞皆韞為之故其字从韞又以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韞韞之言蔽也爵韞爵色之韞也在冕服則謂之鞞字亦作帶也園殺直三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韞直謂四角無園無殺也下為前上為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度於天子也大夫則園其上角度於君也正即直與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頸之度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

兩角也肩身革帶皆房二寸○詩疏曰古者佃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韍配之故知冕服謂之韍韐韐皆足蔽臙其制同但以尊卑服版異其名耳○今按韍韐者以舊草染韋為赤色作蔽膝也延平周氏曰士賤而無屨故正雖正矣未必直且方也○中陵方氏曰下房二尺以象地上房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陽陰故其制如此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故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故也以繫於革故并言革帶之博焉

一命^謂溫溫^謂韍弗^謂幽^謂上^謂衡再^謂命^謂赤^謂韍^謂幽^謂衡三^謂命^謂赤^謂韍^謂幽^謂衡

此以命數之多寡定韍佩之制緹赤黃色也幽讀為黝黑色也衡佩玉之衡也葱青色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仲陵方氏曰韍即韠矣以前言天子諸侯弁在朝之臣而此止言諸侯之臣故更言之也緹赤黃之色也士出於大士出則大歲矣故其言謂之緹緹者歲也衡珮上瑀也以言其高之以為覆則謂之瑀以言其拱之以為平則謂之衡一命其韍用緹以見雖有所緹未足以示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其位漸隆足以示見而著明矣故且韍用亦焉

王后^謂褱^謂衣^謂夫人^謂揄^謂揄^謂君^謂命^謂屈^謂閭^謂大夫

說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澤衣色玄，揄狄青，屈狄赤。六服皆衣裳，相連，禕讀為暈，揄狄讀為揄，翟暈翟皆雉也。二衣皆刻繒為雉形，而五采畫之。屈讀為闕，刻形而不畫，故云闕也。王后禕衣，夫人揄狄，皆本服也。君命屈狄，謂女君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狄也。

再命禕衣

一命禕

張戰

衣士祿

衣

說鞠衣黃，襕衣白，祿衣黑。禕讀為鞠，鞠衣黃，系服也。色如鞠，襕衣也。一命禕衣者，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得服。襕衣也。士祿衣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祿衣也。

唯世婦命

於奠繭

其他則皆從男子矣

說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奠繭，獻繭也。凡獻物必先奠置於地，故謂之奠。凡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毀之服，惟世婦必俟蚕畢，獻繭，命之服乃服耳。他皆以夫之爵位也。

凡侍於君

紉垂足

如履齊

頤雷垂拱

視下而聽上

視帶以及

袷

聽卿

去任左

太

說立而齧折，則紉必垂身折，則裳下之緝委地，故足如踐之也。頤，領也。雷，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頤之，垂如屋雷然垂。

拱亦謂身俯則手之拱者下垂也視雖在下而必側面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云視下而听上也裕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裕高下之則也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听向皆任左以向君中山陵方氏曰顧雷則首俯而顧傾如簷雷也身屈故手垂高目下耳以尊臨卑之值視下听上以卑事尊之道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纓在外不俟車

疏曰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朝廷治事外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山陰陸氏曰節有疏數一節而二則數矣故君召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士於大夫尊卑有間君大夫謂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賓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慶源輔氏曰拜迎則勞尊者之答已拜送則盡已之敬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夫

詩名士者士雖沒猶稱其名以在君之前也亦大夫言而名士則謂士之生者也大夫之生者則字之**金華應氏曰**隱

其名而舉其謚與字非獨自謹分守存謹退一亦所以休君上尊矣貴貴隱卒業終之心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詩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私諱私家之諱也凡祭祭羣神也餘見曲禮**禮**即陵方氏曰此一節與曲禮所言文雖小異而

義則一也彼言君所此止言大大者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彼則不言者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中在其間矣而重

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身凡祭與故重言之曲禮不言凡祭者舉親以見疏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止角左宮羽

禮徵角宮羽以玉辨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直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

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方氏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拜

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拜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

趨以采齊慈行以肆夏周還旋中去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

則揚之民然後玉珥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

佩玉是以非辟辟之心無自入也

路寢門外至德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芣之詩以為節

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詩以為節中

規圓也中矩方也進而前則其身畧俯如指坐退而後則其

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珥然可

聽也鸞和鈴也常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

和在軾鸞在馬鑣也方氏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

在內有物焚之而後出及其久也則其物俱入矣故得以入

言焉朱子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

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

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

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祉之音步數有詩琢之節行

心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

不節之以札和之以牙故於是時防邪僻而道中正其為功

也易近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發惑斷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

是時防邪僻而道中正其為功也難夫惟知其

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但結纓其左佩之纓不使玉之有拜玉以此德示不敢忘其有如王之德耳

右設佩者佩謂事佩臚燈之屬設之於右示有服役以奉事於上也居則設佩謂退而燕居則佩玉如常也用則結佩申言上意此皆謂世子也

齊則結佩而爵韞矣

凡佩玉者遇各時則結其佩結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韞爵色之韞為韞也士之服但各則雖諸侯大夫亦服之也慶源輔氏曰左結佩不敢比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略故言設佩用戒其教故言結佩無非教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矣

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衝下垂三道穿以蠶珠下端前後以懸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解璜而為舞所解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慶源輔氏曰帶必有佩言飾之不可已也按此則不佩非去之也結之耳有衝牙然後有舞佩所以設舞也玉不去身必有以也故文言其所以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如是則不去身也宜矣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玄組綬以玄色之組為綬也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

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璆璠而緇組綬

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璆璠玉也綦雜文也璠文石之次三者緇赤黃色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度五寸孔子謹不佩玉故燕居佩之非謂礼服之正佩也慈湖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絳

佩無絳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絛錦紳紒錦束髮皆朱錦也

節礼節也錦緣以錦為緇布衣之緣也紳紐見前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

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

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不履絢未習行也無總服謂父在時已雖有總親之喪不為之著總服但往所主人使令之事不麻謂免而浣衣不

加經也門喪云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當室為父後者也童子
未能習禮且總輕故父在不總父歿則本服不可違矣以人
而見先生不敢以卑小煩長者為禮也禮記而陵方氏曰不裘
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則不帛襦袴是也不履絢末拘之以
行戎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故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禮記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

殮孫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矣

禮記此言成人之禮先生齒尊於已者異爵爵貴於已者後祭
示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貴者目之也盛主人之饌故祭
而主人辭之謹也既食而殮以為義也而主人辭以廢疏亦
謹也醬者食味之主故主人自設客亦自徹禮記尚施報也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禮記凡燕食婦人不徹

禮記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也壹食之人為同事而相聚以食
者也二者皆為室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婦
人不徹弱不勝事也禮記而陵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先謂尊
者也異爵則爵身已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禮記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食

禮記致謂委弃之也曲禮曰其有核
者懷其核上環橫切之圓如環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大孰者先去聲君子去聲

古人曰米曰食蓋恐其不善或為尊嘗耳果菜生成之味當使尊者先食大孰者先君子嘗食之禮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去聲

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皆是也言卿大夫士之家設有喜慶之事若是君命所賜則當賀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為榮也一說有慶而君亦慶之則餘人亦致賀君無所賜則餘人亦不必賀也

有憂者去聲

此下缺文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殯去聲

為客之禮將食必與辭食則先歲次敬至有乃飽而殯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饒飯而為殯之禮蓋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肩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君賜車馬乘去聲以拜賜去聲衣服去聲以拜賜去聲

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二賜字句絕本朱子說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矣

此謂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故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葵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葵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君賜稽手據掌致諸地矣

批按也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俱至地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矣

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酒肉之賜輕故惟拜受於家而已註馬氏曰衣服之賜庸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復之賜也是故有拜而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矣

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也註延平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熏也

茹呂列於大夫去上茹下於士去下葷皆造士到於膳宰反

大夫不親往而使宰者恐勤君之降礼而受獻也土賤故得自往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亦皆再拜而送之也膳美食用葷批茹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杞以其性葷以其氣茹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茹去其二者葷惟批不可去焉皆造膳宰者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大夫不親拜聲去為君之答已也終

諸殺所以不親獻之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終

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所賜及門即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之而答拜也君不答士之拜故士拜竟則待小臣傳君之諾報而後退也又拜者小臣傳諾報而出士又拜君之諾也不答拜謂君終不答士之拜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

於其室

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不服以拜下於君賜也敵者尊卑相等也其室祔者之家也若當時主人在家而拜受則不復

往彼家拜讐今主人不在不得拜受還家必往而拜之也若朋友則非祭肉不拜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不敢以聞者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也慶源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不聞恐其瀆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士於大夫尊卑遠若有慶事不敢受大夫之親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可承受其親賀也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方氏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前章言不克其服身此克字義殊此謂禮之盛者則以克美為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是欲掩塞其華義

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延平周氏曰以文為敬則不敢克其義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義大衆不禱以質為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

父命呼唯工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禮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
禮所謂父召無諾也既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速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家莫尊於父故君父之召也左官不俟
履在外不俟車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親老出易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才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

也

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瘠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而已非大節也
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所以慮貽親之憂也而已然而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蓋以親老者左不可不知此故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父沒而杯圈起不能飲

焉曰澤之氣存焉爾矣

註不能猶不忍也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之迹杯圈盛酒漿之器屈木為之若庖廄之屬也口澤之氣亦謂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此所以不忍讀不忍飲也
註也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唯酒食是設故於母言之杯作格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飯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君入門介拂闌名大夫中字棖與闌之間名士介拂棖名矣

註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入門入大門也介副也闌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君入當棖闌之中主君在闌東賓在闌西主君上揖在君後稍近西而拂闌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闌大夫之為揖為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棖闌二者之中士之為揖為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

賓入不中門名不覆闌公事名自闌西私事名自闌東名矣

註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入不中門謂入門稍東而近闌也闌門限一聘亨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事入自闌西用賓禮也若私覲私面謂之私事以其非君命故也入自闌東从臣禮也
註延平周氏曰上言君入門言朝也此言賓入

不中門言聘也中門棨闕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闕西之中則君所由闕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故公事自闕西敬之也私事自闕東親之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蹊每蹠於半不得各自成迹也若大夫身其尸行則兩足並相接觸漸卑故身尸行步稍疾而速中猶間也士身其尸行每徒足間容一足地乃跟之士極卑故身尸行步極疾也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或徐或趨皆用此身尸行步之節也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此言若以他事行礼而當疾趨者其履頭固欲芥起不以接武繼武為拘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度移猶變也

卷 舉遠 豚上 行不舉足 齊 如流席上亦然

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為上声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謂此言迴旋而行無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回旋於其中矣故取况如此未知是否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於地而曳足則

各如水之流席上亦然言未坐之時行於席上亦當如此也

端行顚雷如矢并行刻刻起履

端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顚如屋雷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并急也刻刻身起之良急行則欲速而身履恒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并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

執龜王舉前曳踵蹠蹠如也

蹠蹠足後跟也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跟則行不難地如有所循也蹠蹠促狹之良龜王皆重器故敬謹如此慶源輔氏曰必言身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已矣愈尊愈敬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也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移辨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濶遠矣行不舉足足既舉則衣無擠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自動焉席上亦然曲礼將即席衣毋捫足毋蹠是也刻刻銳利也履頭芥起之良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蹠蹠如也則有緩而己

凡行容惕惕矣

惕惕直而且疾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枉則失容舒緩則近惰也

不中門言聘也中門棨闌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闌西之中則君所由闌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故公事自闌西敬之也私事自闌東親之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註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蹊每蹠於半不得各自成迹也若大夫與其尸行則兩足並相接續漸卑故每尸行步稍疾而速中猶間也士與其尸行每徒足間容一足地乃蹊之士極卑故每尸行步極疾也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或徐或趨皆用此每尸行步之節也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註此言若以他事行礼而當疾趨者其屨頭固欲芥起不以接武繼武為拘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度移猶變也

卷 舉遠 豚上 行不舉足 齊 如流席上亦然

註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為上声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謂此言迴旋而行無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回旋於其中矣故取况如此未知是否各蒙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蒙下委於地而曳足則

各如水之流席上亦然言未坐之時行於席上亦當如此也

端行顚雷如矢言行刻刻起言履

端端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顚如屋雷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言弁急也刻刻身起之良急行則欲速而身屢恒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

執龜玉舉前曳踵言蹢蹢如也

蹢蹢足後跟也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跟則行不難地如有所循也蹢蹢促狹之良蹢至皆重器故敬謹如此言慶源輔氏曰必言身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已矣愈尊愈敬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移辭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濶遠矣行不舉足足既舉則衣無搖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自動焉席上亦然曲礼將即席衣毋捫足毋蹢是也刻刻銳利也履頭芥起之良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蹢蹢如也則有緩而己

凡行容惕惕

惕惕惕直而且疾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枉則失容舒緩則近愒也

廟中齊齊

字如朝廷濟濟上翔翔矣

各各收持也翔翔張拱安舒也

君子之容舒遲

見所尊者齊肅速矣

舒遲閑雅之自各如燕處各懷之各邀若謹而不放之謂

見所尊者故加敬也如陵方氏曰禮器曰士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辟三諫而不至不然則已覺蓋舒遲之謂也且舒遲

所以脩容也吾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

足容重手容恭

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

目容端口容止

無睥視不安動

聲容靜頭容直

無或噉咳欲其靜也無或傾顧欲其直也

氣容肅

息者

立容德

謂中立不倚如所予於人其義難通應氏

色容莊坐如尸

莊矜持之貞也

燕居告溫溫

詩言溫溫恭人燕居之時告語於人之際則皆欲其溫

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

視口容止則無僂言矣辨容則不欲其譁周官置銜校者以此頭容直恐其顛故也周礼制側弁者以此告溫溫則所謂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則燕居之告溫溫亦各有所施而已語不云乎子之燕居申

凡祭容顏顏色如見所祭者

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國山陵方氏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蓋容貞如見所祭者也已微而退敬有之色不絕於面蓋顏色如見所祭者也

喪容累色顯顯田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藹藹矣

此皆居喪之容累累羸憊失意之貞顯顯憂思不舒之貞瞿瞿驚逸之貞梅梅猶時時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藹藹猶綿綿拜氣低微之貞也

戎容暨暨言容諮諮五格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矣

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毅之貌諮諮教令中飭之貞顏色欲其肅厲而莊肅視瞻欲其瑩澈而明審

立容辨卑調詭不

立之容貶卑者不為矜高之態也雖貴貶損卑降而必貴於正若傾側其容柔媚其色則流於詭矣故戎以母詭焉

頭頭必中系

欲直頭容

山立

公子曰臣孽

五篇反公

臣孽而傳世者謂之世子餘則但稱公子而已讀尊為林者蓋此之末生之餘也故以臣孽自稱

士曰傳

張忠

遽之臣

於大夫

曰外私

公哀

驛傳之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而給車馬之役使故自稱傳遽之臣也家臣稱私此大夫非已所臣事者故對之

言則自稱外私也

大夫私事使

又去

私人

擯則稱名

呂

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隨行之人當謂之介曰擯者擯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館而主國致

禮則已為主人故稱擯也私人已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

寡大夫

寡君之老

金哀

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為擯其下大夫往行小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大夫其上大夫往行大聘之禮則

擯辭稱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

去也金

語賓讀為損介也謂大夫有正聘之社必使公士作介也○
方氏讀賓如字謂損雖為賓執事其宗亦舟之同為賓而已
故曰舟公士為賓也**金**華范氏曰孔子為政必先正名蓋
以礼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有自稱之辭有稱人之辭有
損贊之辭若孤寡不穀純乎謙也稱人與損贊雖謙而有体
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謙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德有序矣
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對卑者之辭對尊者之辭
極其謙如某守臣屏臣曰孽曰傳述是也對敵之辭謹不失
已有於外之辭有於其國之辭稱
謂各有深意此制名之不苟者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四

明堂位第十四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

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報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

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

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禮南鄉去而立集

圖斧依說見曲禮○石梁王氏曰註云周公撰王位又云天

子即周公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撰位但撰政周

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為周公此記者之妄註亦曲徇

之圖新安王氏曰武王未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于三

王於是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

成王即政於是後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撰

禮也三公中階之前禮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禮西面禮上諸伯

之國禮西階之西禮東面禮上諸子之國禮阼東面禮東上諸男之國

門禮西面禮東上

圖 跡曰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

也朝位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東上

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圖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為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為南面疑來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東上

圖跡曰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當州義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明堂無重門但有應門耳

四塞宛代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

卑也今

圖 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告一來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圖 山陰陸氏曰諸侯阼階之東

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西北上是謂明諸侯之尊卑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代紂武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

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說鬼国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殺人以為薦羞惡之極也故伐之六年五服一朝蓋始於此○石梁王氏曰只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家宰攝政夫嘗在天子位周公祖踐阼而治文王世子此語為是詩小序之言亦不可據註引魯頌豈盡伯禽時事哉○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誥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榮洛遣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叙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中九峯蔡氏之辨可謂深切著明矣新安王氏曰書傳祿五年僭成周六年制礼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致之不合此條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誥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禽殷民丕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永王禽唐叔歸於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

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

不言之一

春秋大略載戴弧謂魯
亦十有二疏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

后稷天子之禮也

論語稱伯禽為魯公闕宮稱僖公為魯侯又曰俾侯于魯則魯本侯爵過稱公也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封

於魯地方百里而此云七百里者蓋以百里之田為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并附庸為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也周禮封疆方五百里之制當時設法未行不可以據革車兵車也千乘田賦所出之數也孟春周正子月也大輅殷

祭夫所乘之木路孤所以開張蓋旗之幅其形如弓以竹為之鞬則孤之衣也旒屬於旂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為章也

王荆公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

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礼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非也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也朱子曰此等處皆難考云云見告子下篇

安王氏曰此漢校誇辭不可信也周礼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

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

子之國矣且周公身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

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使三萬其辭不無是美
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
有車千乘耶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
視之成王未受賜伯禽未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爾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大廟牲用白牡

祭

註設尚白白牡殷牲也○方氏曰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祀者天子之事故郊特牲云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謂之替禮也

尊用犧

象山壘鬱尊用黃目

祭

註尊酒器也犧犧尊也音步者釋云刻畫鳳形安安然也讀如字者釋云畫為牛形又云尊為牛之形象象尊也以象骨飾尊一說尊為象之形也山壘刻畫山雲之象於壘也鬱尊盛鬱鬯酒之尊也黃目黃彝也占壘之類以黃金鑲其外為目因名也

灌用玉瓚

木旱反

大圭薦用玉豆雕篋

反

爵用玉琖

側眼仍雕

加以璧散

去壁角

俎用祝

斝

斝

註灌酌鬱鬯以獻尸也以玉饌灌故曰玉瓚以玉豆為醢豆故言玉瓚大左也薦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玉豆以玉饌豆

也簋籩也雕饌其柄故曰雕簋爵行酒之器夏世爵名琖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故曰仍雕也加者夫人亞獻於尸也用璧角即周札內宰所謂琤爵也夫人獻後則案用璧散獻尸散角皆以璧飾其口此先言散後言角便文也吳祖名琖夏祖名巖按形四足如按巖則加橫木於足中央為橫距之形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柳而舞

大夏時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

廣魯於天下也

圖清廟周頌升樂工於廟之堂上而歌此詩也下堂下也管籥竹也象象武詩也堂下以簋吹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衮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代紂之樂又服皮弁見楊衣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五冕皆周制故用而舞周樂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也味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言周公勲業之盛廣及四夷故廣大其國祀樂之事以禾天下也圖馬氏曰歌者人聲也籥管者竹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者所以貴文也堂下以籥竹奏象武者所以賤武也周公之德妙而不可知所可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衣德成於制作之間武功存於征伐之際故彰其武功則錫之以武衣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衣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文服也服冕服

而舞大武者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幘者服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以守其文也楊者服之見義也皮弁素幘擯蔽其文而不顯故楊衣所以顯之也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

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

薦豆籩

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副之言覆以其覆被乎首而為名詳見周禮追師及詩副笄六珈註疏褱褱衣也本王后之服亦以尊周公

而用天子禮樂故得服之也房太廟之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楊氏曰廢不祀也天下大

服謂敬服周公之德也魯方氏曰君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

司徒奉牛司馬奉羊之類是矣其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是矣齊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刑

肆財於祭日誅其大慢者是矣

是故夏杓

秋嘗冬烝春秋省秋省反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魯在東方或有朝于方岳之歲則序春祠鼓此畧之秋省者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為蜡之豐

舊讀省為猶者非也。陵方氏曰：言夏秋嘗冬烝而不
及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約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約為春
祭，爾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
故也。社與春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為主，秋社
以報為主。春省以耕為主，秋省以歛為主。爾於社言春以該
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
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
而後百物可報，故也。省非祭名，而與祭并言之者，以此凡此
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
行之，蓋礼有所隆爾。

大廟

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無明堂而大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庫臯由
內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今魯庫門之制如天子臯門雉門之
制如天子
應門也。

振木鐸

於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金口木舌，政令
則振之，所以警動眾聽。

山節藻梲

祭

前篇
說見

復福廟重平檐簷

復廟上下重簷也重簷者簷下復有板簷免風雨之壞壁

刮反剝極達鄉去

以密石摩柱使之精滑云故刮剝極達通也鄉

反出尊

兩君相會反爵之也凡物在內為入在外為出以出在尊之

外故云反出尊言出在尊之外也

崇崇主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崇高也康安也凡物措之得所則無危墜之失主禮祀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為此高也

之文理路通也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其畧爾天子用其詳而魯用其畧也

復有歸根而靜也義刮其極則有縈意而縈也者神而明之之意也

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也者神而明之之意也

騫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騫車有騫和之車也路另輅同鈎曲也車床謂之另輿之前闌曲故名鈎車也大路殷之木輅也乘路周之玉輅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之綏而追殷之太白白周之大赤

四者旌旗之屬周礼交龍為旂綏讀為綏以旄牛尾注於杆首而垂之者也大白白色旗也大赤赤色旗也鄭云當言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旗謂質於夏惟綏而已至夏世乃有旂之制以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白黑相間謂之駱此馬白身而黑鬣也蕃鬣赤鬣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騂剛

騂赤色剛壯也慶源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剛也殷言壯則夏亦牲也夏言尚則殷周亦尚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豐夏后氏之尊也著夏夏殷尊也犧象

周尊也人

器虞氏尚陶泰瓦尊也著者熟足而底著於地也餘見前章

爵夏后氏以琖爵殷以斚爵周以爵爵

爵夏爵名琖以王爵之故其字從玉殷爵名斚爵為未嫁周之爵則爵之形也其曰玉爵者歸之以以王也

灌尊爵

爵灌爵酒之尊也

夏后氏以雉夷爵殷以斚爵周以黃目爵

爵夷爵讀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刻畫雉形於其上故雞彝爵餘見上章

其勺爵反爵夏后氏以龍勺爵殷以睚爵周以蒲勺爵

爵周禮梓人為飲爵斚勺一升龍勺刻畫為龍頭爵疏勺刻鏤通也蒲勺者合蒲為亮頭之形也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求微開也三者皆謂之柄頭耳

立鼓

堊 桴

簞籥伊耆氏之樂也

方氏曰以土為鼓未有鞀革之聲故也以由為桴未
有斲木之利故也以簞為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

拊

搏 搏

玉磬

擊大琴小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也

拊搏舊說以韋為之克之以糖形如小鼓指擊謂祝敬皆
所以節樂者方氏以為或拊或搏或指或擊皆言作樂之事

又按書傳云夏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皆以此文理有磬當
從鄭註謂叩陵方氏曰拊搏指擊言所以作樂也或言其哭

或言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詩同
義玉磬琴瑟又皆同上之樂故特乘其名號言之琴言中而

不言小瑟言小而不
言中亦互相備也

魯公之廟

文世室也

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其室世世不毀故言世室
方氏曰周以祖文王為不毀之廟而魯以伯禽之廟比文

故曰文世室室宗武王為不毀之廟而魯以武公之廟比之故
曰武世室慶源輔之曰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

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
亦有魯君因仍而借用之者矣

宋廩有虞氏之庠也序有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頤宮周

學也

此言魯立四代之學魯所藏案盛朱之廟即虞氏之庫謂

藏此朱於參宮也亦教孝之義亭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

之次焉示師瞽蒙之所宗故謂之瞽宗類半也諸侯曰類宮

以半辟雍之制也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序謂

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序以善養人期於克實也序也者射也

射有隅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孝故也瞽宗者

瞽人之所宗樂祖在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類

宮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詳言詳以禮禮言禮以類

宮雖半辟雍之制亦無祀樂以教之故也

崇鼎

崇鼎崇鼎大璜大璜封父龜天子之號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號也

崇鼎

崇鼎

崇鼎

崇鼎

崇鼎

崇鼎

崇鼎

崇鼎

崇鼎

崇鼎

崇鼎

崇鼎

崇鼎

笙簧

夏后氏之鼓豆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夏后氏之鼓

不言

氏云無句
叔之別名

夏后氏之龍簋荀虞距殷之崇牙周之璧琕果

詁周官梓人為簋虞橫曰筍植曰虞所以懸樂器也以龍形飾之故曰龍簋虞崇牙者刻木為之飾以采色其狀隆然殷人於簋上之木施崇牙以挂鍾磬也周人則又於簋上畫繪為雲載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簋之角焉四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簋虞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琕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有虞氏之兩敦對夏后氏之四璉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司外

詁少牢禮曰初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為器有蓋有首也四者皆盛黍稷之器也禮之有器時王各有制作故歷代宝而用之但時代漸遠則古器之存者漸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歲殷以楨矩周以房俎矣

詁梲歲見前章楨者俎之足間橫木為曲橈之形如楨枅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俎之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也

○疏曰古制不可委知今辰註畧為此意未知是否

夏后氏以楬苦豆殷玉豆周獻豆

畫鳳羽則此豆亦止刻畫鳳羽故名也

有虞氏服弗夏后氏山大周龍章冬

註敦者祭服之蔽膝即韠也吳氏直以韋為之無文飾夏世則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為文章

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冬

註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冬

註疏曰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註言尚之非也○方氏曰明水者取於月

之水故謂之明水則淡而無味醴則漸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冬

註書言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先儒信此記而不信書固為不可且謂魯得用四代禮祭故惟通用其官之名号不必盡用其數皆臆說也慶源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誇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有虞氏之綏而追夏后氏之綢練殷之棠牙周之璧翬

此皆表葵之飾綢練見禮弓
錄見上章又翼制詳見喪大記

凡四代之服冠官曹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

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

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先儒以為近誣
或以為諱國惡論之詳矣大抵此篇主於誇大魯國故歷氣

四代之服冠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知此則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惜而已而

奚盛大之有哉○朱氏曰羽父我隱公慶父弑二君則君臣
相弑矣夏父鞠儀公禮之變也信公欲焚巫相之變也宣

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鬻而帛俗
之變也○石梁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故謂未嘗

相弑未嘗變法大抵此篇多誣慶源輔氏曰傳謂傳說也
蓋言久矣天下共傳說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為有道

之國君臣未嘗相弑也
曰禮惡不若不言之愈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四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五

喪服小記第十五

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也

斬衰括髮以麻為音去母括髮以麻音免問而以布音太

註斬衰主人為父之服也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繼徒號扱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繼著素冠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紒如著幘頭然幘頭今人名掠髮比謂括髮以麻也母死亦然故去為母括髮以麻言此禮身喪父同也免而以布專言為母也蓋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笄繼說見內則免見檀弓註朱子曰括髮是束髮為髻鄭氏儀禮註及疏以男子括髮免及婦人髻皆云如著陰頭然所謂陰頭即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音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括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則袒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齊衰惡笄以終喪音太

註婦人居齊衰之喪以櫛木為笄以卷髮謂之惡音公并以終喪者謂中間更無變易至服竟則一并除之也

男子冠_平而婦人笄_家男子免而婦人髻_{莊加}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_家

註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父喪成服也男以六升布為冠女則以箭_家篠為笄若喪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髻者言今遭齊衰之喪當男子著免之時婦人則髻其首也髻有二斬衰則麻髻齊衰則布髻皆名露紒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者言其義不過以此免與髻分別男女而已

首 眡杖竹也削杖桐也

註竹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父母之別也眡日莖者黜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四時不改明子為父礼伸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也削者殺也掘隨時凋落謂母喪外雖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

註適孫無父既為祖三年矣今祖母又死亦終三年之制蓋祖在而喪祖母則如父在為母期也子死則孫為後故以為後者言之

為父母長子也音貢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父母尊也長子正體也故從重大夫弔於士是以尊臨卑雖是親服之喪亦少稽顙而後拜蓋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

婦人為夫與長子也音貢稽顙其餘則否

婦人受重於他族故夫與長子之喪則稽顙其餘謂父母也降服移天其禮殺矣長樂陳氏曰稽顙猶稽首也孔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尊不稽顙矣然非有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為父母長子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男主人使同姓婦主也音貢使異姓也音貢

喪必有男主以接男賓必有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今無男主而使人攝主則必使喪家同姓之男無女主而使人攝主則必使喪家異姓之女謂同宗之婦也

為父後者也音貢為出母無服

註出母母為父所遣者也適子為父後者不服之

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也非為後者服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註由已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宜言以一為三而不言者父

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惟言以三為五謂因此三者而由父

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為五也又不言以五為七者蓋

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孫玄孫其恩皆已疏畧故

惟言以五為九也由父而上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

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

同高祖則總麻是旁殺也

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天子亦如之

註四廟謂高曾祖禘四廟也始祖居中為五并高祖之父祖

為七或世子有庶疾不可立而廢子立為王者其礼制亦然

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

出之帝祖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立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此言王者止立四廟者禘

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既言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祫可知矣此所以不言

之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或更衰亂統序既絕其子

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曾祖禘當別

立廟祀之故曰廢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

禮亦如之

承祭祀不言可知今經言此者正為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

祖者也是故祖遷在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

禰也

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類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為祖者別於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其後人為首在不遷之六宗也繼禰為小宗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為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為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後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也始據初而言之也山陰陸氏曰有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繼高祖者玄

孫也宗其緇高祖者玄孫之子也先伐謂記文畧此讀五世而遷之宗之誤也即云五世而遷之猶云五世則遷之宗也陵方氏曰先伐踰祖遷於上宗易於不特五世則遷之小宗爾若夫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宗未嘗易焉於祖曰遷於宗曰易者迂有升之意故於在下者言之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此說適士立二廟祭禘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固祭祖及禘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禘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陵方氏曰適士二廟則有祖廟矣官師一廟則有禘廟矣已此言庶子不祭祖者言適士家也下言庶子不祭禘者言官師之家也夫立宗所以重本適子本也庶子支也其不祭也雖祖之不同至於明其宗之義則一而已其曰不祭祖則禘容祭之也

庶子不為聲長子斬不繼祖身禘故也

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緇祖之宗又非繼禘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附食

長中下殤見前篇蓋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昏或已娶而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已

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已足祖之庶孫不得立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子比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祭於祖廟也故曰後祖附食金華應氏曰殤子無後者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育子鄭氏以殤為已之子而繫於父之庶以無後者為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惟適可祭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祭之故指此為兄弟而言之也所謂殤子無後者已羅其義云爾非謂庶子之子其適與庶皆死也適子或殤而死或無後而而死或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故謂之從祖附食

庶子不祭禘者明其宗也

註庶子不得立禘廟故不得祭禘所以然者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禘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禘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禘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註跡曰此論服之降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私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為父斬為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為夫斬為妻期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為最大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而服彼有四者一是妾為女君之壻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
 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壻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壻此四
 從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壻餘三從所從既亡則
 止而不服已止也屬者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有三一一是子
 從母服母之壻二是妻從夫服夫之壻三是夫從妻服妻之
 壻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傳所謂屬從者也然從從不若屬
 傳所謂從從也屬從即大傳所謂屬從者也然從從不若屬
 從之為重故於從從則所從亡則已於屬從則所從雖沒而猶服焉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矣

妾謂君君之姪婦也其來也與女君同入故服女君之子
 與女君同若女君犯七出而出則此姪婦亦從之出子死則
 母自服其子姪婦不服義絕故也

禮不王不禘矣

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故云不王不禘○石梁
 王氏曰此句合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上錯亂在比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矣

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傳世者也其降殺其妻父母之服
 者以妻故親之也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今世子既不降

不降其妻之父母則其為妻服另大夫服適子之服同也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祭用生者之禮盡子道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也曰言天子諸侯士之祭其別如此則王制所謂祭後生者也與中庸所言亦同父為士其尸服以士服者則其喪從死者同義

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為士者其禮伸故尸服死者之服為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為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為禮之變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婦當舅姑之喪而為夫所出則即除其服恩義絕故也

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若當父母之喪未期而為夫所出則終父母三年之制為已與夫族絕故其情復隆於父母也若在父母小祥後被出則是已之期服已除不可更同兄弟為三年服矣故已也已者止也

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反

若被出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但終期服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蓋緣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喪不可中齊也
復隆於父母得反則恩復隆於夫家既練而反則服不可中
此所謂以仁起禮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

祭不為除喪也

儀禮大功章有中殤七月之文即此七月之喪也期而祭謂再期之喪致小祥之祭也期而除喪謂除衰經易練服也小祥之祭乃孝子因時以伸其思親之禮也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乃生者隨時降殺之道也祭與練雖同時並祭然祭為練而設也
馬氏日期而祭者謂之禮其除喪也謂之道禮存乎人道存乎天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葬畢必舉練祥兩祭故云必再祭也但此二祭

仍作兩次示行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經
婦人除要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故云其祭之間不同時而
除喪也馬氏曰祭不為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焉以祭為
古而除喪者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既已過矣而獨為之
再祭以存親之禮不可廢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者以其存親
之節不可忘也祭不同乎時而除喪者亦不同乎時則除喪
必從祭也
可知矣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圖大功者主人之喪謂從父兄弟來主此死者之喪也三年
者謂死者之妻與子也妻既不可為主而子又幼小別無近
親故從父兄弟主之必為之主行練祥二祭朋友但可為之
虞祭祔祭而已金華應氏曰死生之相叔卹人道之當然
今其身死而又妻子孀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者則大功
當任其責而至於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
其責而至於逾葬使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為之依則小功以
下其可以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為之助則為隣者僅
與之曰者其可以恕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
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
或謹之之心則虞練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得而弗特
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名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名有加
焉無害也凡遇失人之憂難
而處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矣

喪服云大夫為貴妾總士卑故妾之有子者為之總無子則不服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反喪已則否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此言生於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

卿大夫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以出使他國或以事久留君除喪之後已始聞喪不追服也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此句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誤在此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喪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為總也後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為總也如此者皆追服之禮弓曾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

服小功非謂降也凡降服重於正服詳見後孔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詔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月日君殺之此臣亦從君而服其餘謂卿大夫之從君出為介為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殺則不從君而挽也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矣

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礼成服不待君返也

虞杖不入於室杖不入於室

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杖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入室皆殺衆之節也助陵方氏曰喪礼先虞而後祔虞杖持不入於室而已至於祔杖則雖室亦不升焉蓋衆雖喪而敬愈不衰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陞卑故於堂曰升論語云升堂入室義亦如此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矣

此言無適子而廢子為後者即上章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義也

經殺色介五分而去聲一校大如經矣

喪服傳曰首經大痛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經大痛者謂首經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經之大也通減之則齊衰之

經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為齊衰之帶大功之經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為小功之帶總麻之經大如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為總麻之帶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所以五分者象五服之數也故大如經如要經也摘者搯也○朱子曰首經大一搯只是搯指与第二指一圓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同女君為長子三年妾亦同服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先輕者

男子重首婦人重在要凡所重者有除無度故雖卒哭不受輕服直至小祥而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此之謂除喪者先重之也易服者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更易其服也輕謂男子要婦人首也此言先是斬衰虞而卒哭已度葛經葛經之大小如齊衰之麻經今忽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者經皆壯麻壯麻重於葛也服宜從重故男子不度首女不度要以其所重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而已故云易服者易輕者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度

無事不辟

反

廟門哭皆於其次

辟闕也廟門闕宮之門也鬼神尚幽暗故有事則辟無事不辟也次猶廬也朝夕之哭與受吊之哭皆即門內之位若

或晝或夜無時之
哭則皆於倚廬也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

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國復招魂以復魄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檀弓疏云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長一尺趨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周禮天子之復曰皐天子復諸侯則曰皐某甫復此言天子達於士其辭一者殷以上質不諱名故臣可以名君歟男子稱名謂復與銘皆名之也婦人銘則書姓及伯仲此或亦是殷以上之制如周則必稱夫人也姓如魯是姬姓後三家各自稱氏所謂也殷以前六世之外相與為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矣
國山陰陸氏曰男子稱名所謂皐某復是也先父謂周禮天子復曰皐天子復諸侯曰皐某復此讀復曰天子復矣之誤也復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非復天子之詞
揚雄曰天子崩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國上章言經殺皆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經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齊衰變服之葛經昇大功初死之

麻經大小同麻同皆無服之者謂居重喪而遭輕喪麻又服葛也上章言男子易要經不易者經故者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也婦人卒哭後無變上下皆麻此言麻葛無服者止謂男子耳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葬者既疾葬亦疾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

父母之喪偕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父母之喪偕即曾子明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父母也亦虞祔不為母設虞祭祔祭也蓋葬父母之明日即治父葬父母畢虞祔然後為母虞祔故云待後事祭則先車而後輕也其葬母亦祔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服及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為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為父三年也大夫不降其妾故妾子為其母大功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子不降庶子以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

大夫不主士之喪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大夫者不得主其喪尊故也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謂思所不及故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謂此舅姑謂夫之所生父母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謂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也比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如妾無妾祖姑可祔者則易牲而祔於女君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謂母再嫁而子不隨往則此子毋之繼夫猶路人也故自無服矣今此子無大功之親隨母以往其人亦無大功之親故一同居皆無主後也於是以其貨財為此子同等宮廟使之祭祖其先如此則是緦父同居其服期也異居有三一是昔同今異二是今雖同居却不同財三是緦父自有子即為異居異居者明齊衰三月而已此云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禮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南面者為主為待吊賓也

祔葬者不筮宅

禮宅謂塋域也前人之葬已筮而吉故祔葬則不必再筮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

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

禮公子公孫之為士為大夫者不得祔於先君之廟也諸祖父其祖為國君者之兄弟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若祖為國

君而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者上言士易牲而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而祔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

不得親之也妾祔於妾祖姑言妾死則祔於祖之妾也亡也中問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而祖之妾故云亡則

中一以上而祔也所以間曾祖者以昭穆之次不同列祔必以昭穆也禮檀弓曰祔葬者祔廟皆謂之祔者以後死祔前而

神事之則一故也凡祔以廟為正葬則如之而已故言祔廟則不言廟言祔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故特明言以別也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註卑孫不可祔於祖祖孫貴而不祔於祖之為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故可以祔於士馬氏曰上之於大夫皆人臣也位皆人臣則雖有貴賤而其勢亦有可幾之道是故進而祔之可也天子諸侯則君矣尊無上貴無倫而其勢不可幾也進而祔之則君臣亂矣苟無所祔則祔於諸侯祖父之為士大夫者而不敢祔於諸侯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

註母之君母者母之適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為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從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為妻禫

註父在則適子為妻不葬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於宗子之尊嚴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為妻禫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註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為子母此謂為慈母後者也若庶母嘗有子而子已死命他妾之子為其後故云為庶母可也若父之妾有子而子死已命已之妾子後之亦可故云為祖庶母可也石梁王氏曰為慈母後者為庶母為庶祖母後皆可謂既是妾子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生之子為後

為父母妻長子禫禫

此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然妻為夫亦禫又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畧耳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禫

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之上章言妾祔於妾祖姑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是為壇以祔之耳

丈夫冠而為殯婦人笄而不為殯為殯後者以其服服之

男子死在殯年則無為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不為殯者言之則此當為殯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殯禮處之其族人為之殯者即為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為父之服也曰說為殯者父之子而依兄弟之降而為殯服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則以冠而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自童汪錡視之冠而無丈夫之道笄而無婦人之德雖以為殯可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喪經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復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叔藏以俟於葬也

箭筭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也

前章言齊衰繩屨以終喪為母也此言箭筭三年女子在室為父也箭筭也齊衰為尊大功為卑然三月者恩之輕九月者恩取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

練筭日筭尸視濯皆要平聲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上聲杖筭

日筭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賔大祥吉服而筭尸

練小祥也筭日筭祥祭之日也筭尸筭為尸之人也視祭視祭之將濯也小祥除首經而要之葛經未除將飲小祥則預著此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不言衰與冠者則亦必同小祥之制矣有司謂執事者向者喪服猶杖今執事告三事辨具將飲臨事故孝子即去杖而致敬此三事者惟筭日筭尸有賓來今執事者告筭占之事畢則孝子復執杖以拜送於賓視濯無賓故不言至大祥則吉服行事矣吉服朝服也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衣禭衣

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

庶子不以杖即位

此言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階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雖祖之尊故然非爵之也今父既不主庶子之喪故庶子之子得以杖即位祖不歷孫孫得伸也父皆歷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歷賤妾故妾子亦以歷而臨服以服其母祖雖尊貴不歷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孫不降其父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舅主適婦故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此以即位言者蓋庶子厭於父母雖有杖得持以即位故明言之也

諸侯吊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諸君無弔外臣之礼若來在此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則弔之以主君之故也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吊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主者賓主欲其位相敵故也

諸侯吊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

君亦不錫衰

臣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絰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凡免之節大功以上為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為輕服。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令人君來弔雖非服免之時。必為之免。以尊重人君故也。禮既殯而成服。此言未喪服謂未成服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

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臣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已往養之而身有喪服則殺去其服惡其凶也。故云養有疾者不喪服。若此疾者遂死既無主後已既養之當遂主其喪。蓋養者於死者有親也。然亦不著已之喪服。故云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謂疾時不曾釋服未致其養今死乃入來主其喪則亦不易去已之喪服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妾當祔於妾祖姑上章言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祖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適祖姑女君謂

適祖姑也禮記曰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
妾祔之嫌於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矣

禮記吳卒哭在寢祭婦也祔於廟祭
舅之母也尊卑異故所主不同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矣

禮記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若士是宗子則主喪之
任可使大夫攝之以宗子尊故也一說大夫之喪無主士不
敢攝而主之若
士是宗子則可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問而為主矣

禮記葬後君弔之則非時亦免以殺君故新其
事也兄弟親屬也親則尚質故不免而為主

陳器之道鄉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矣

禮記陳器陳列必葬之明器也凡朋友賓客所贈遺之明器皆
當陳列所謂多陳之也而所納於祔者有定數故云省納之
可也者減殺也若主人所作者依禮有限故云省陳之而盡
納之可也禮記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知其陳之數而納之正
也即雖多陳之少納之者陳之
盡納之禮亦不禁是之謂可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

而後之墓

註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也係於天者情急於禮由於人者禮勝於情宮故殯宮也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註適長子死父為之居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否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註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為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親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為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旧君必當反而服斬也不言身君為兄弟而言身諸侯為兄弟明在異國也
註 叩陵方氏曰兄弟期喪而身之服斬衰者以其為君而有父道故也
註 山陰陸氏曰禮臣為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身諸侯為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兄第如此諸父可知

下殯小功帶澡麻不絕本

註屈而反以報之

詒本是期服之親以次在下殯降為小功故云下殯小功也其帶以麻麻為之謂憂治其府使之潔白也不絕本不除去其根也報猶合也垂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紂之故云誦而反以報之也凡殯服之麻皆散垂此則不散首經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皆示其重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矣

此言祔祖之禮三人或有二繼也親者謂舅所生母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

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矣

妻卒時夫為大夫卒後夫黜退遂死以無祖廟故祔於妻之禮止得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之牲也若妻歿時夫未為大夫歿後夫乃為大夫而歿今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矣疏曰此謂始末仕而無廟者若有廟則歿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妻也惟宗子去他國以廟以祭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州前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

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以唐人所認為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說其勢將有所圯墮而不安者唯矣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出母父所弄絕為他姓之母以或則有他姓之子服之蓋居喪者不祭若喪他姓之母而祭已宗廟之祭豈禮也哉故為父後者不喪出母重宗祀也然雖不服猶以心喪自居為恩也非為後者期而不禫○朱子曰出母為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
金華應氏曰祭吉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絕母之理而為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守棄母慈而不敬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為服亦無望於前夫之家其有故而它適者必有受我而為之服矣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

為父世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女子在室而為父母杖者以無男昆弟而使同姓為親主也

所以服男子並母為長子則杖之者以其所只服我者而報之也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矣

緦總弁小功服之輕者也殯之後啓之前雖有事不免及吳弁卒哭則必免不以恩輕而畧於後也

既葬而不報赴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矣

前章言赴葬者赴吳今言不赴吳謂以事故祖之也既未得吳故且冠以飾者及吳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
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吳則雖主人皆冠此言過期而葬也蓋亦報吳姑然者以亦報吳知之也蓋禮如期而葬如期則吳故曰葬而吳不忍一日雖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吳以責于道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也會葬者葬而已去即欲會吳報而後知之言雖主人皆冠嫺不冠也及吳則皆免此報葬吳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期不得而知也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及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

虞則除之矣

此言為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遠葬謂葬地在四郊之外也喪訖而反主人以下皆冠道路不可無飾也及至郊乃去冠著免而反哭于廟焉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

皆免

君弔本國之君來弔也不散麻謂糾其要經不使散垂也親者皆免謂大功以上之親皆從主人而免所以敬異國之君也餘見前章諸侯弔下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玄謂玄冠玄端也殤無吳卒哭及練之喪服其除服之祭用玄冠玄端黃裳比於成人為釋禫之服所以異於成人之喪也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縞冠是未絕吉之祭服也又按玄端黃裳者若素裳則另朝服純吉同若玄裳又另上士吉服玄端同故知此為黃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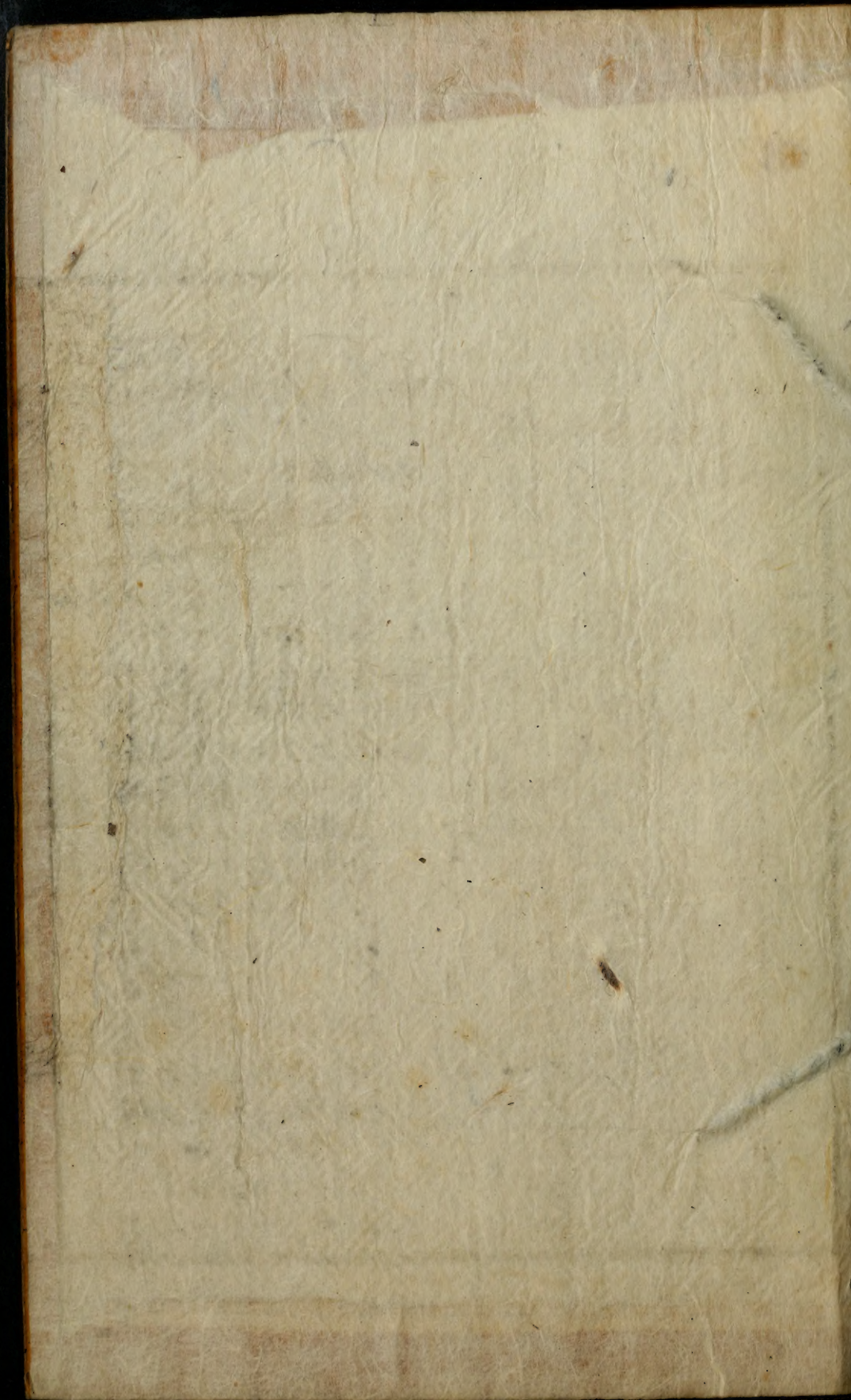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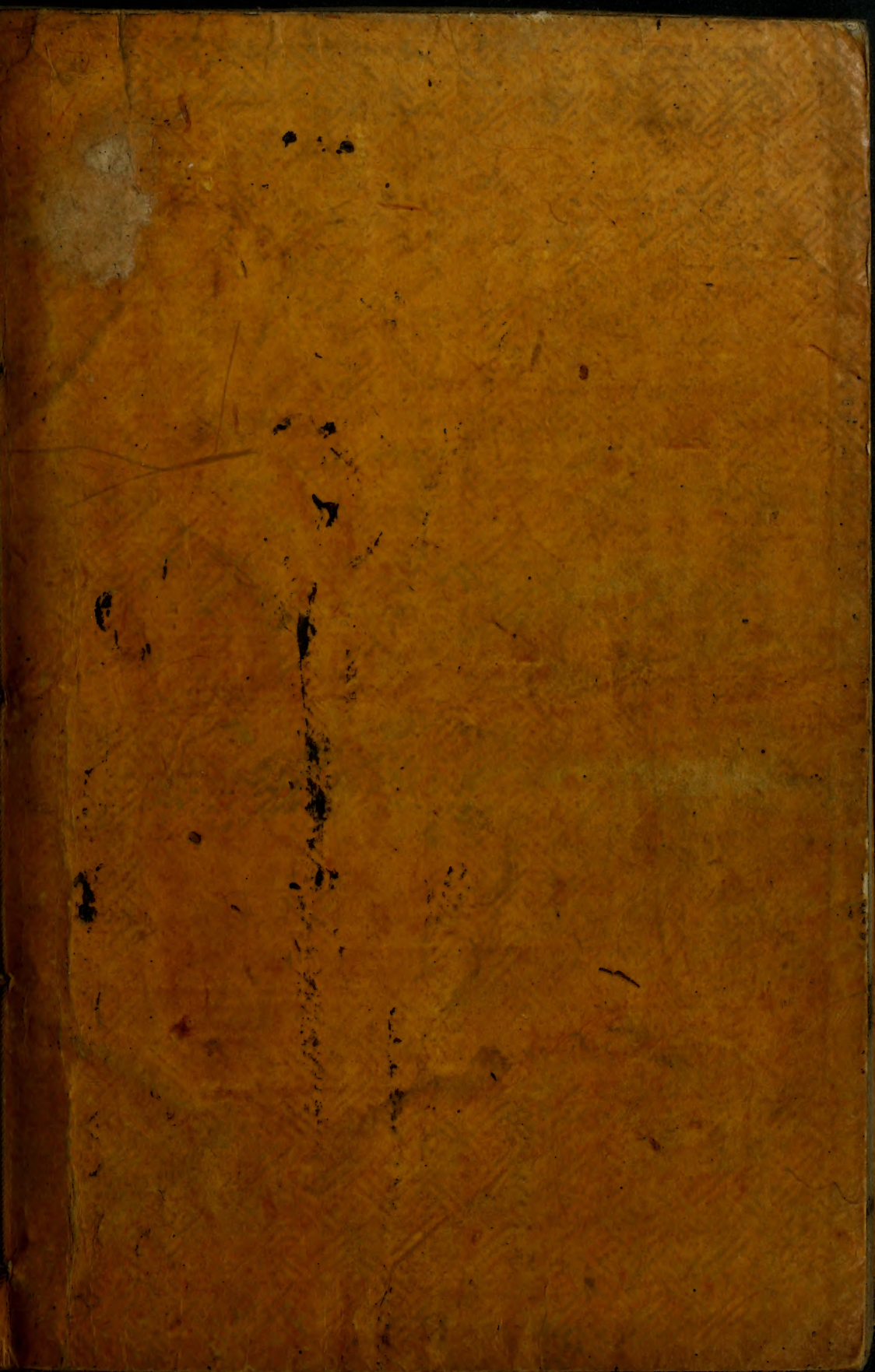
哭三袒

註不言筭纓者異於始歿時也至即以麻括髮于殯宮之堂上袒去上衣降阼階之東而踊踊而升堂襲掩所袒之衣而著要經于東方東方者東序之東也此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身父同父則括髮而襲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所異也著免加要經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經即位成踊也其即位成踊父母皆然出門出殯宮之門而竟序次也故哭者止初至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所謂三日而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也

適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註禮舅姑為適婦大功為庶婦小功今此言不為後者以其夫有麻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歿而無子不受重者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也註山陰陸氏曰晉為舅後者姑為之大功非情有厚薄以傳重也





卷之四

北山

集

卷之四